

肉

麥

筋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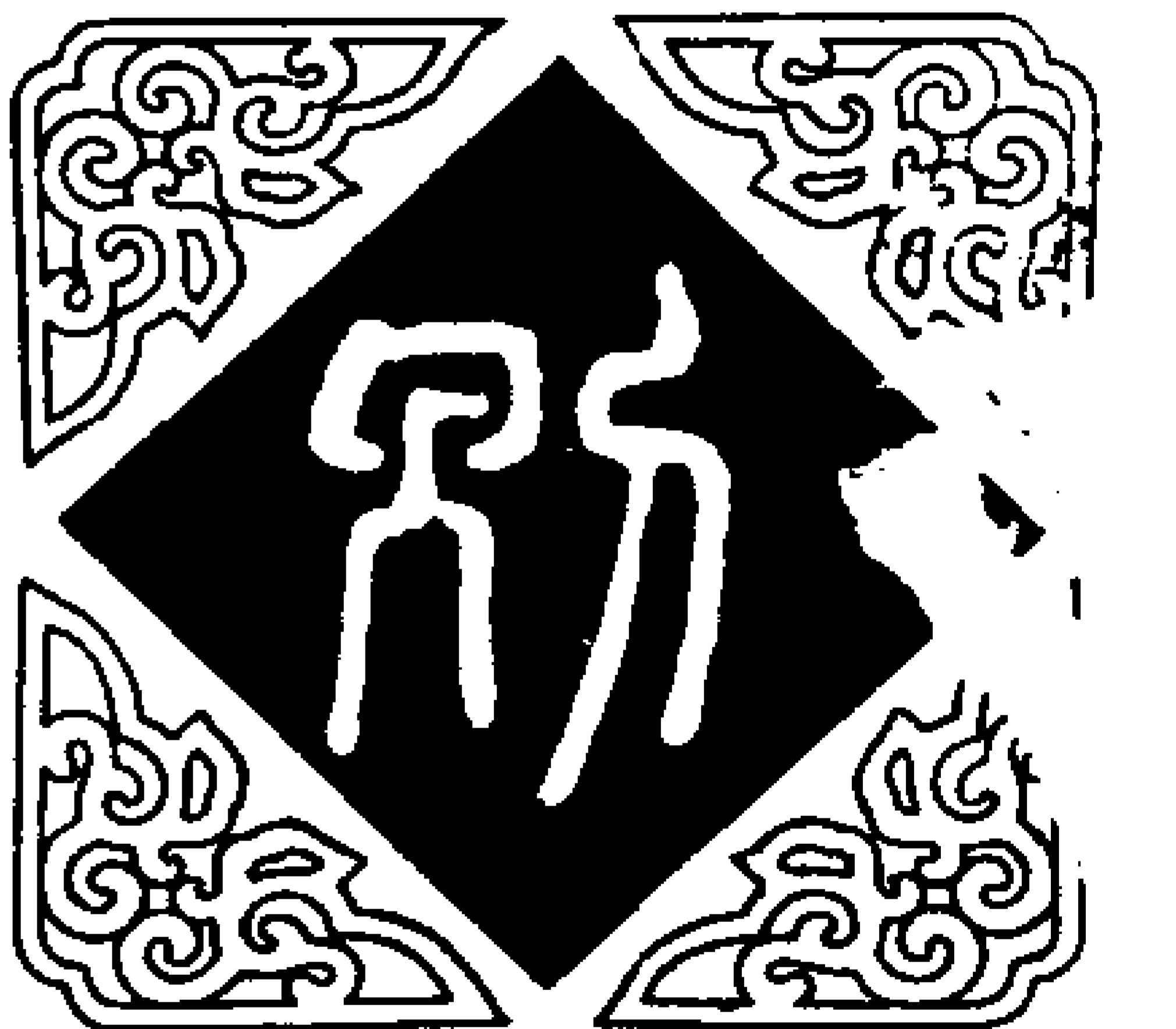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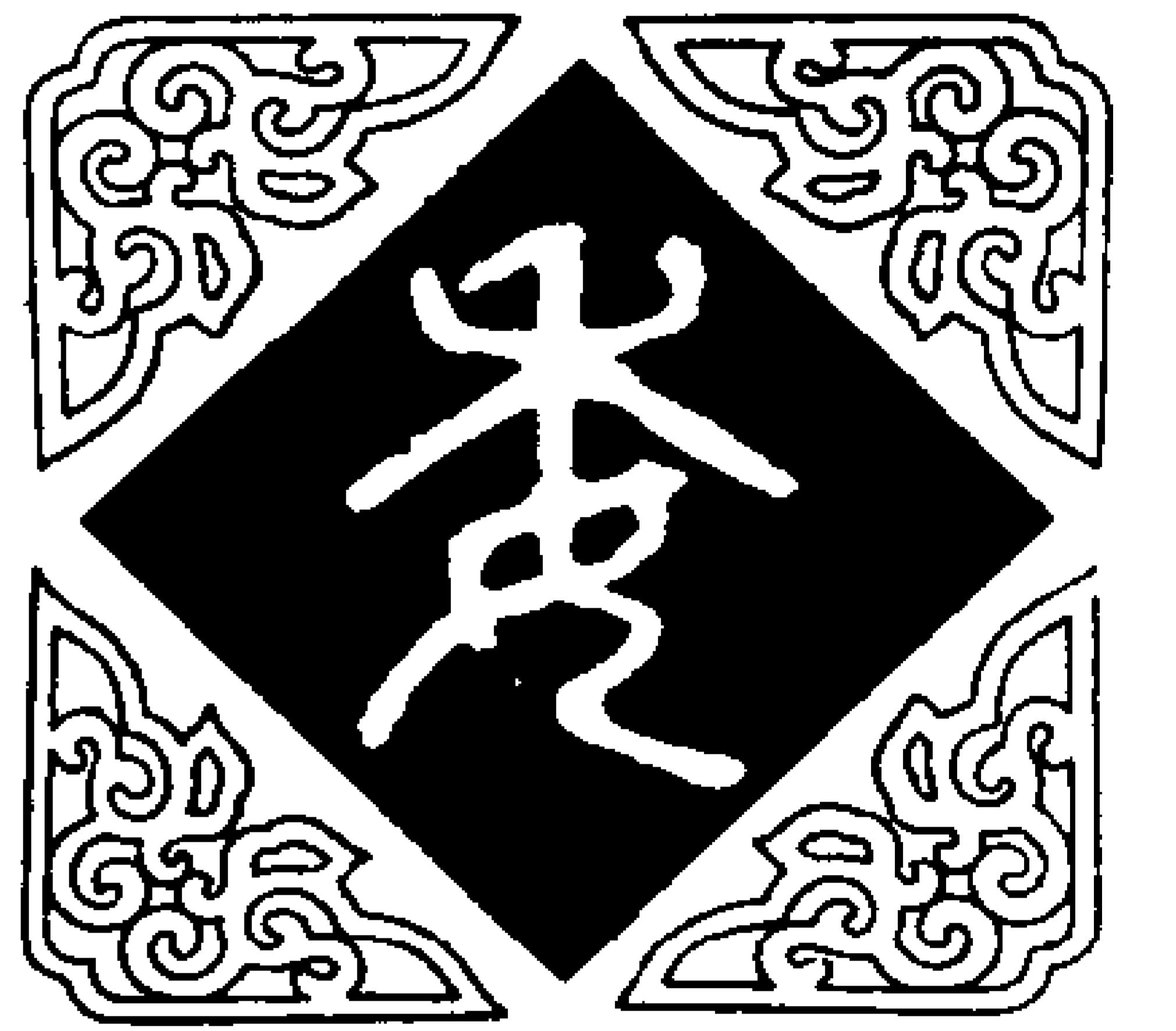
江蘇古籍出版社

宋律

招捕總錄

漢官儀

爲政善報事類



江蘇古籍出版社

爲政善報事類

宛委別藏

(清) 阮 元 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開

印張：一八九七·七五 插頁：四八〇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19-073-9/Z·13
定價：（全120冊） 2550 圓

四庫未收書提要

學經室外集卷五

為政善報十卷提要

宋葉雷撰雷字景良括蒼人是編見浙江通志本傳
凡十卷此其前編也其書採取經史各說以及當時
宦蹟錄其功在生民慶留後裔者以成一編意取於
官師相規以為有位者勸用意忠厚考證精詳殊不
多見同時陳相為注其出處此從元人刻本過錄惜
後編已佚之矣

爲政善報事類序

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然則爲政豈易於言哉周衰道喪王政淪夷善善惡惡相爲施設而天道福善禍淫之報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較然桴鼓由秦漢下見之史傳雜出於百家之言多矣然而門分類別聚爲全書貽鑒後人以裨國政者未見也余每恨之括蒼葉君之子伯韶謁選京師以其

子父所述爲政善報事類書凡十卷因余
方外友趙君虛一來訪求序其端銀梓行
之余讀其書古今爲政善惡報應之蹟靡
不該悉非特釋余恨之爲快搢紳之士苟
志於忠

君報國者不一讀其書可乎讀其書而上
知文武之政則必能致吾

君爲堯舜之君使斯民爲堯舜之民葉君
之志可謂勤矣於政治豈小補云葉君名

留字景良隱耀山林著書自樂趙君又誦

其所為王昭君詩漢策誠如重玉顏要將信義動呼韓當時故殺

毛延壽莫作真情悔恨看真知事君大體識安邊長策

者蜀先主詩天下英雄劉豫州一時幾重老瞞憂若還落筆無知者難

蓋當年夫筋羞能發奸雄隱事足以蓋失筋之耻

深足敬愛余故樂序其說而嘉其成書之

志焉延祐六年十一月既望集賢大學士

榮祿大夫陳顥仲明父序

善之義大矣哉粵自降衷秉彝人皆有是
善也太樸既散理義爲利欲所泊一念之
善流而爲惡况施於有政可不慎歟書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逆順吉凶慶殃
類至之一機禍福報應之所由起也見善
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古之齊諧亦旣志
之矣惜其雜而不專余在猷畝之中思欲
救吏弊瘳民瘼俾吏稱職而民安業其道
無由也平居巷議屬耳時政聞一善事如

自己出未嘗不手額鼓舞起敬起慕不圖
兩漢廉平循吏今復見之一有不善則將
拂膺感額而爲之長太息也因撫歷代之
從政有功在生民慶流後裔者名曰善政
報應事類余豈不知隱惡揚善長厚之事
善者吾之師不善者吾之資非假是無以
警動之使知爲善之可樂爲惡之可懼客
有見而難之曰今

國朝憲章信賞必罰明如日星於勸懲乎

何有豈枚舉前言往行所可勉旃余曰不然夫果敢之人勇於爲惡亦勇於爲善有威武所不能屈禹聞善言則拜塗人皆可爲禹易曰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政過其迅速如此就使開卷一悟則善心油然而生或可爲官師相規之一助客曰懋哉懋哉於是乎書

延祐丙辰括蒼葉留景良書於友竹山房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一

括蒼友竹葉 留景良 編

後學陳相良弼 註

家無私積

魯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是以知其忠於公室遂連相三君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 左傳

古稱遺愛

鄭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相鄭政成三年輿

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簡公封以六邑子產爲人仁
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及聞子產死爲
泣曰古之遺愛也 左傳

辭寶不貪

宋 子罕爲政宋人得玉獻之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
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獻
者稽首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趣裝盍代

漢 曹參爲齊丞相以清淨治九年齊國安集大稱
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
何使者果召之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
勿擾也參代何爲相後封平陽侯卒謚靜侯子竒代
侯卒謚簡侯竒子時尚平陽公主卒謚夷侯子襄代
立尚衛長公主襄子宗代立謚爲共侯

史記

陰德治獄

漢于公東海郟人也郟音談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罹文

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立生祠號曰于公祠

其閭門嘗壞父老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

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

興者後子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孫永為御史大夫

嗣封傳世云于定國傳

虞經陳國武平人也為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恤每冬月上其

狀嘗流涕隨之嘗曰吾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

何必不為九卿後孫詡許音官至尚書僕射恭為上黨

太守本傳

漢

郭躬

字仲孫穎川陽翟人

父郭宏習律太守寇恂以宏為

決曹掾斷獄掌三十年凡所決者退無怨情郡比之

于公年九十五卒後躬元和三年拜廷尉掌法務在

寬平正直用刑仁恕元和中赦罪囚不及亡命未發

覺者躬親詣上言之章帝善之詔特赦焉後子孫至

公者一人廷尉者七人封侯者三人刺史侍中十餘

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

本傳

公廉律身

漢 尹翁歸

字子凡音况河東平陽人

為市吏公廉不受餽後徵

拜東海太守

今之路官

有大豪郊

地名地許仲孫為奸猾亂吏

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勢力變詐自解終

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懷莫敢犯禁東

海大治入守右扶風清潔自守為政緩於小弱急於

豪強課常為三輔最至元康四年卒家無餘財天子

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疎

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音正治民異

等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

以奉其祭祀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子閔
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 本傳

輕刑執法

漢 張釋之 字季南陽堵音者 後拜廷尉上行出中渭橋

有一人從橋上走 音秦 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

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

也廷尉天下之平一傾天下用法者皆為之輕重民

安所錯音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高廟

玉環得下廷尉為奏當棄市上怒欲致之族釋之免

冠謝曰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

步獲反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迺

許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

本傳

寬罰諫君

漢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守廷尉史宣帝即位上書言

宜尚德緩刑其略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

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諺曰晝
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
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生於獄敗法亂政離親莫
甚於治獄之吏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
可興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乃藏錢之府也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又遷臨淮太守治其異迹後子孫皆至牧守大官本傳

閉門拒使

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爲廷尉監武帝末詔治巫蠱郡邸
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

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謹保養之

置間

音閉燥處

間燥乃高敞也

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

殺之使者夜到郡邸獄告閉門拒不納曰皇曾孫在

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還劾奏吉

武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賴吉得

生恩及四海矣後宣帝立為丞相封博陽侯子孫傳

國數世

本傳

富民興利

漢 召讀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為南陽太守好為民興

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歲增加

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百姓歸之盜賊獄

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荊州刺史以聞賜黃金

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音朔增秩賜

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本傳

骸以息矜

漢 陳寵沛國浚人為司徒掾勤心物務轉為辭曹

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聲服眾心肅宗初為

尚書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寵以帝新立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言之帝敬納焉每事務在寬厚遂召

有司絕鈇鑕諸慘酷之科

鈇其炎反說文曰鐵鉞也
鑕臍刑謂鑕去其臍骨也

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

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後為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

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至聞之

使吏按行還言世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

葬儻在於是寵愴然敕縣盡收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寵後三卿拜司空其子忠後拜僕射史氏曰寵於

枯骨施于孫子謂此也 本傳

策由天賜

漢

何比干

扶風平陵人也

為汝陰縣決曹掾平活數千人

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二年

三月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

語其妻未既而門有老嫗年可八十餘求寄避雨雨

甚而衣履不濕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

今天錫公策以廣君之子孫因出懷中策狀如簡長

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

如此數比千年五十八有男六人後又生三子本始
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比干生壽蜀郡太守
壽生顯為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
都尉寵生救五官郎中由比干而下蓋六世云 本傳

反風止火

漢

劉昆

陳留東昏人也

光武時除江陵令

今之縣官

有德政縣

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後為宏農
太守先是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
行虎皆負子渡河帝嘉之徵拜光祿勳 本傳

上疏傷寃

漢

寒朗

字伯奇魯國薛人也

永平中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

共考案楚王英獄事諸所連及無敢以情恕者朗心

傷其寃乃上言曲成侯劉建等無奸專為顏忠等所

誣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

遷清河太守壽八十四 本傳

漢

袁安

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逆辭

所連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痛自誣死者

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

出之府丞掾史叩頭固爭以爲阿附反口法與同罪
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得
出者四百餘家安後爲司徒子賞爲郎京敞最知名
京子彭順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清彭弟湯字仲河少傅
家學多歷顯位桓帝初爲司空封安國亭侯湯子成
次子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靈帝立爲司
空卒子基嗣論者以其理楚寃獄其仁心足以覃乎
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本傳

大旱致雨

漢

鄭宏

會稽山陰人也

為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

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夾轂而行宏怪問主簿黃

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盡作鹿明

府必為宰相後果代鄧彪為太尉

本傳○行春者乃太守以春行縣勸

農桑也

久訟推原

漢

王渙

廣漢郡人

除温縣令多奸猾積為人患渙為方

略擊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于道遷洛陽令有久

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元興

元年卒喪歸道經宏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
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陽為卒司所抄恒亡其半自
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
思其德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永初二
年鄧太后詔曰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政迹
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嘆愍惜而以黃金百斤
祭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
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
為之立祠今以渙於石為郎中以報焉

本傳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一

可文善報頁一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二

括蒼友竹葉 留景良 編

後學陳相良弼 註

對囚活人 出元皇后傳

漢王翁孺為綉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及吏畏懦當坐者翁孺皆縱而不誅他郡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以下及坐連及者至斬萬餘人翁孺以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十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生子禁禁生女政君即元后也後禁

封陽平侯禁薨子鳳嗣侯弟譚商立根逢皆同日封侯

興始不殺

漢

鄧禹

南陽新野人也

光武中興為大將平赤眉等寇嘗

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鄧氏中興後累世貴寵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不可勝數和熹皇

后乃女孫也

鄧訓鄧后傳

律喻民從

漢

卓茂

南陽宛人

性寬仁恭愛為密縣令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嘗

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

律治汝汝何所措手足乎於是人服其訓吏懷以恩

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

密縣界光武即位下詔褒賞以為太傅封褒德侯

本傳

珠還計活

漢

孟嘗

會稽上虞人也

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

珠與交趾比鄰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守宰貪穢募人採取不知紀極珠徒於交趾界行旅不通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草易前弊求民利病曾不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

明本傳

德化泉哺

漢 仇覽 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 補為蒲亭長暮年大化有

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其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

元舍廬落整頓 謂落居也今人謂院為落也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

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念於
一朝以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
到元家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
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

生

臬即鳴
臬本傳

政感雉馴

漢

魯恭

扶風平
陵人也

肅宗時拜中牟令專務德化吏人

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蝗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
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

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
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矍然起語恭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政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其鳥獸二異也豎子
有仁心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
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後恭多歷顯仕位至司
徒享壽八十有一

本傳

辭金愧令

漢

楊震

字伯起宏
農華陰人

遷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所舉

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今謁見懷金十斤遺公公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故贊曰震
畏四知後為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
舊或勸令開置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延光中拜司徒俄遷太尉年七
十餘而終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並為三公德
業相繼其他為守相者甚衆豈非公廉清潔之報歟

三省
錄

遺絹化民

漢 陳寔 字仲子 潁川許人也 初為太邱長修德清靜以安百

姓鄰縣人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令還司官

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

將何伸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嘆曰陳君所言若是

豈有怨於人竟無訟者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

梁上寔陰見廼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

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

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遺

絹二疋是以一縣無盜卒謚文範先生二子紀 字元方

以至德稱建安初拜大鴻臚紀子群字長仕魏為司

空侍中錄尚書事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

高名時號三君群子泰字元伯仕至左僕射本傳

囚服掘屍

魏 高柔陳留人也文帝時為廷尉護軍竇禮近出不還

營司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

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詣廷尉柔問曰

爾何以知夫不亡盈曰夫事母恭謹又哀兒女是非

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你夫不與人有冤讐乎對曰

無又問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適子文坐事繫獄柔呼子文問所坐言次復問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不敢柔察其色動遂曰汝昔舉實禮錢何言否也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自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復盈母子為平民柔後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後遷司徒進封安國侯轉太尉

年九十薨

本傳

禁嚴溺子

晉 王濬宏農湖人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

男多不養濬嚴其科條寬其徭課產育者皆與休復

所全活者數千人後統兵伐吳先在巴郡所全育者

皆堪供徭役其父母曰王府君生汝汝必勉之無愛

死也及自蜀發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官至撫軍大將

軍壽八十本傳

亡戶得丁

北魏 宋世良西河人也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

獲浮惰河內太守田恬贓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

遇赦而還孝莊帝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
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後拜清河
太守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
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以為
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是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
東南有曲隄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盜萃於此人為
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
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
公且屏跡後大赦郡無繫囚率群吏拜詔而已本傳

盜首棄市

宋世軌西河人也好法律治獄寬平多所全活為都官郎

中有囚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遺騎追止之切奏其

狀遂免遷廷尉少卿初洛州人聚結欲刦河橋吏捕

按之連徒黨千七百人廷尉崔昂以為反數年不斷

及世軌為少卿惟殺魁首餘悉捨焉及卒繫囚皆哭

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北史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二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三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貴戚必劾

源思禮西平人也後賜名懷乃源管之子也爲侍御中散持節巡

行北邊賑給貧乏考論殿去聲最存恤有方時后父子

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鎮將有

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

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

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
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
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
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
百姓為豪強凌壓積年枉滯一朝見伸者日有數百
後加侍中卒贈司空謚曰惠

北史

儉德自持

梁

何遠

字義方東海人

為武昌太守杜絕交遊餽遺秋毫

無所受弊服素器物無銅漆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

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爲人所訟徵
下廷尉被劾十數條除名後再敘爲武康令愈厲廉
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諸縣
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
送至境進隻雞斗酒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不
爲古人所笑武帝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遷東海太
守遠性耿介無私曲絕請謁其清公爲天下第一本傳

息爭二事

魏 傅炎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一老姥

爭團絲來詣炎炎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則
罪賣糖者又有一野父爭雞炎炎各問何以食雞一人
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稱神明後
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子翹為官亦有能
名歷山陰建康令 本傳

平斷三疑

柳慶 字更興河東人為兵部郎中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

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亮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
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

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辯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
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害之狀言畢令笞
殺之自此貴戚斂手又有賈人時金二十斤詣京師
寄居其人每出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
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乃召問
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康又曰頗與
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
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
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

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
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
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
首免罪便欲求活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陵
王欣家奴面縛自首因此盡獲黨與每嘆曰昔于公
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後
陞尚書左丞攝計部 北史本傳

空廐借居

南史

孫謙

字長遜東莞人

為句容令清慎強記號為神明

齊初又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
以謙在職不受遺餽追載練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
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梁天監六年為零陵
太守先是郡多猛獸謙至絕迹去官之夜即害居人
徵為光祿大夫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凡歷二縣五
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布被莞席卒年九十有二

本傳

公田周急

崔伯謙

字仕遜博陵人

天保中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

禁其奢侈貧者勸其周急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

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
後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獄無停囚恒處上
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 北齊傳

清潔稱善

隋 景城縣戶曹張元素 蒲州人也 為政清潔吏民懷之

隋末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

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

解體建德釋之唐太宗即位問以為政帝稱善遷給

事中後諫治洛陽宮乾陽殿即詔罷役賜綵二百疋

進太子右庶子高宗時以老致仕以上壽終

唐書

慈愛遍及

隋

辛公義

隴西狄道人也

開皇間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

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守孝義道絕

公義甚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

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人病或至數

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

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為迎醫療之躬勸飲食於

是盡瘡方召其親戚諭而遣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

去後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
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爲并州刺史聽訟不
立文案遣當直佐察二人在側隨問而決若不盡應

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人或諫之曰使君何

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獄豈

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伏由是

訟者多兩遜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

苦水災境內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

郎姜崩士列切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

聲後歷數郡官至司隸大夫壽至八十九本傳

囚為禱疾

唐 張文瓘見州人也乾封中為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

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少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

時以執法平恕方載胃後拜侍中諸囚聞其遷皆垂

淚其得人心如此後四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本傳

法能守公

唐 徐有功武后時為左肅政臺侍御史給事中薛

季昶劾其黨惡后詔詰之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
曰失出乃臣之小過好生陛下之大德遂免爲民尋
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文備誣有功縱
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
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
法嘗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者詭辭以求苟免故
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網凡三坐大辟將死泰
然不憂赦之亦不喜所全活甚衆酷吏爲之少衰人
以爲有功當武后革命電雷之際而能全仁恕過漢

于張遠甚雖千載未見其比後孫商至河東節鉞咸
通中同平章事商子彥若位至中書舍人同平章事
本傳

刻石知感

唐 盧鈞字子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於仁恕擢嶺

南節度使專以清淨治南方服其德舊有採金稅為

民害者悉除之華蠻數千走音闕下請為立生祠刻

石頌德後召為太子太師壽八十餘本傳

辨金不同

遂於列肆索金溶瀉與土塊相等未及其半已三百
餘斤詢其所獲擔負人力以巨竹昇至縣計其數非
二人竹擔可舉明日欲送縣時口已化為土矣於是
邑宰遂得清雪遊後官至同平章事彰義節度使

影
響

錄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四

括蒼友竹彙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仕更九鎮

唐 柳公綽 京兆華原人也嘗曰吾蒞官未嘗以私喜怒加

人子孫其昌乎後其子仲郢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

河南孫玘拜御史大夫 本傳

廉受百紙

唐 杜暹 司廉反濮州人也補婺州叅軍吏以紙萬番贖 徐

也反贈之遲為受百番眾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

哉

東漢劉寵也

開元四年以御史覆屯積

七迹反水中有石也

西入

突騎施帳究索乃以金遺遲遲為受焉陰埋幕下已

出境乃移文昇取之突厥大驚伏其清後召同平章

事封魏縣侯本傳

當活萬人

五代唐

劉景洪

吉州永新人也

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

彭圩者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景洪偽許之復以州

歸行密遂不仕嘗曰我不從彭圩當活萬餘人後必

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
基築臺其上後孫婦有娠一夕夢牛相公來而生曾
孫沆由進士起家事仁宗官至同中書門下同平章

事觀文殿大學士影響錄

後崇二子

五代唐

呂琦

幽州安次人也

唐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河南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
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寃家訴于朝下御史臺琦按驗
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懼自殺獄乃辯蒙活者甚

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後仕至兵部侍郎有子二人餘
慶宋初參知政事端至宰相端子誨尤知名 本傳

孤嫁得謝

五代 江南鍾離權宰江州德化將以女嫁隣縣許

令諭胥魁 縣今之市婢從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來曰

撫之臨川人也一日權視事歸見女泣於屏間詰之

答曰某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時方五歲育於

胥家十年明府欲得妾胥以應今追思吾父不覺涕

零權呼胥嫗審如女之言戒家人易其衣食如已所

生以書抵許告緩親期將輟嫁女之資以遺焉許因

請為季子婦卒以二女歸之久之權夢一綠衣造去聲

庭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然得請于帝願以十任

守土官謝後果歷典十郡叢善心鑑

性寬不私

五代周 魏仁浦衛州汲人也 事世宗至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性寬厚世宗辨急多殺戮有忤旨者仁浦皆歸

罪於己以營救之賴以得免者十常七八淮南之役

所獲敗卒數千人仁浦從容白以隸軍鋒及之下無

一人橫去聲死者又專務以德報怨有鄭元昭者為解州刺史仁浦婦翁李溫玉為推鹽使元昭不得專其利乃誣溫玉之子從李守真叛捕以告變欲中去聲傷仁浦周太祖為辯其誣獲免及仁浦大用乃以元昭典五郡又嘗為賈延徽所譖平聲幾遇害後總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以報怨吾不忍也免放之故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宰相其後子咸信尚主官至同平章事判天雄軍咸信子昭昞並觀察使仁浦追封齊王其獲報亦厚矣

事畧本傳及事林

全城活命

唐

劉翽

京兆萬年縣人

以鎮守建州因居建之建陽居官

廉潔獄無留訟所至以陰德為先其先在山南節度
幕時峒寇嘯集據雲安公引兵破城城下之日裨將
欲屠城公諫止但除首從又叅謀山東節度司事時
有裨將犯贓法司議死公曰軍法使智使勇使貪使
愚取其所長棄其所短願與自新以勸能者節度王
公從其言活之又為河西節度推官時有婦殺夫誣
及他人者公正其罪民得不冤又河西有溺子之風

公嚴其禁存活者數千人民皆曰劉公活爾也又嘗
舟行見有赴水者甚哀公力救之詢其所以則曰負
人錢六十貫追逋日迫出於不獲已公愴然曰錢易
得人命難得悉貸錢還之人得以活有子四人曉秘
書省校書暉太子校書煜刺史暲觀察使孫十人皆
歷仕公後以朝議大夫開國公致仕壽八十五自唐
迄宋子孫世登儒科歷省部臺閣典藩郡者相望不
絕宋紹興間有孫領收峒寇有功御禮褒獎賜錦座
鞍馬絲絹授朝奉大夫除彬守尋除殿院卒謚忠簡

公紹定間有孫純以收捕邵寇歿於王事賜廟封忠烈公如資政忠顯公韜寶學忠定公子羽樞密忠肅公珙皆公之從孫也丞相梁文靖公克家嘗為劉氏譜敘有云劉氏積德而口以大本支所以蕃也

人倫事鑑

唐章仔鈞

建州浦城人也

仁閩為檢校太傅領兵屯田巖

以拒南唐李氏嘗遣二校請師于州失期當誅夫人練氏請縱之脫首飾以資其行二校奔南唐後王延政僭帝建安南唐伐之二校已為將領兵議屠其城仔鈞時已歿夫人居城中一校遣使厚以金帛遺夫

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於門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

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二將感

其言在城五六萬人獲免懽呼之聲地震欲動君子

知其後必大孫谷舉江南進士第一宋興登進士者

幾百人得 惇位極人臣侁岷望之舉賢良衡魁天

下棗知樞密院紀援魁南宮省臺卿監寺閣館職出

處不絕 本傳又陰德記及東都事畧

一云仔鈞生十五子仁嵩仁徹仁郁練氏出也其

後仕多顯者得象友直子厚案誼望之元振良能
皆其諸孫則天道尤不誣

出米濟饑

宋 陳堯佐閩州人也為丞相前後十典大州六為轉運

所至為民興利除害嘗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
察以防奸譬如激水欲之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通

判潮州日潮之溪鱷魚食人鱷午反公命捕得鳴鼓於

市以文告而戮之為患屏音丙息知壽州歲大饑公自

出米為糜以食去聲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糶賴活者

凡數萬人為轉運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數十萬
徙河北鑿懷州路而秦行之險通河決滑州躬自暴
露晝夜督促其壩必駕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
人賴之號其堤曰陳公堤功在生民者不一明道中
為戶部侍郎會呂夷簡請老仁宗問誰可代卿夷簡
曰陛下欲用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
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良佐者遂召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太子太師致仕壽八十有二

言行錄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四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四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五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二郎必做

宋 王佑大名華人也太祖朝知制誥會魏州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於上上遣佑往使魏州以便宜付之

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已爲相及還朝以百口

保彥卿無異意謂上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

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上怒貶萊州安置佑赴

貶親舊送者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佑笑曰吾雖
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佑素知其
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果
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言行錄

六班免死

宋 高瓊 亳州亳城人也 事太宗為御龍直指使從征太

原太宗引兵自幽州還聞敵兵盛至留瓊作樂 音岳 於

營遲明瓊度車駕行遠潰圍轉戰至行在所而六班
卒不至太宗怒欲盡誅之瓊曰陛下晨夕兼行令不

早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前下太原有功未賞盡誅之可乎帝怒遂釋瓊後累遷殿前都指

揮使景德元年從幸澶淵

澶視然切在頓卽縣南

有功授檢校

太保忠武軍節度使壽七十有一曾孫女是為宣仁

聖烈皇后人以為陰德之報歟

言行錄

熟審兩訟

宋 韓魏公琦鎮大名魏之訟牒最多事無巨細公

皆親決雖有病亦許通報決之卧内或以任勞過當

勸公分委僚屬公曰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

或與或奪在吾一言其可輕忽身歿之後今爲紫府
真人 感應篇

延壽一紀

宋 王縉宣和間爲兩浙憲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
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見神人雲冠絳服立於簷前
遙呼其名語之曰緣汝所斷事皆合情法上帝嘉汝
已爲延壽一紀加官至三品汝之二孫亦皆當作監
思更宜自勉語訖忽不見後果如神人所云 明倫集

愛民緩役

宋

呂夷簡

字坦夫萊州人也

祥符中提點江南刑獄時營

繕宮館材用所取東南騷動斬柴木者或碎首洞冑

官嚴期會以希上意死者以亡命捕係妻子公抗疏

條白卒緩其役調夫挽送材木盛冬河涸暴露岸次

請一切罷遣上悅從之由是知其有愛民憂國心以

至大用後子公綽公弼公儒皆登顯仕公著爲丞相

公著子希哲希績希純尤顯名當世

言行錄

置姬不淫

宋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詠

知益州單騎之官官屬憚其嚴無敢蓄婢妾者詠不欲絕人情自置一婢以侍中櫛自此其屬相有置姬侍矣詠在蜀四年及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處女也父母拜謝而去詠素無聲色之奉其不欺暗室如此名在僊籍為紫府真人所禮敬不亦宜乎

錄

東筆

轉禍為福

宋 黃琮宣和初為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奉母為人方嚴時方興道藏郡守黃裳命

十二縣各持一疏歛之於民縣各數萬琮獨不應命
既聞他縣皆辦乃自詣郡以已俸四月代民輸之裳
雖不平莫敢詰有內臣廉訪使者數朔音干以私皆拒
不答會奏事京師每一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誡之
嘗入見上問汝在閩時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
錯謬失對惟憶琮姓名極口稱之上喜即有旨改京
官使者既出方大媿悔乃知善人之報轉禍爲福如
此夷堅志

讞疑別尋

宋 張逸知益州日華陰縣鄉長殺人誣道傍者縣吏愛財獄具乃令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逸後凡四守益州子岫嶺亦有顯名於世嶺之孫即端明殿學士澄也 影響錄

聽訟必詳

馮文顯自為口官至監司郡守所至聽訟詳明吏畏民愛守鄜州日有盜羊殺人者獄具將就刑文顯初至郡疑其不實乃易獄吏訊之始云我實非盜偶見

牧羊兒死仆地馳告里長故執我指羊群中一羊以
為我所盜者我既無以自辯敢不伏罪文顯知其非
辜令釋去不數日旁縣獲盜羊殺人者抵罪人皆服
其明斷後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始平郡開國公壽七

十一 墓誌

檢屍以實

陳洎為開封府功曹章獻臨朝族人杖死一卒洎當
檢屍時中使絡繹吏懼欲以病聞洎正色曰彼實冤
死奈何懼罪驗不以實爾曹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

為牘以白府尹程琳琳曰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
亟馳入奏雖大忤旨太后原其族人洎亦不及罪自
此顯名不數年歷官臺府終於三司副使其孫傳道
履常皆以詞章為時聞人陰德之報也晁無咎文

私賂不受

劉初袁州臨江人也為連江尉民有爭田者不決郡以屬初

初得其奸立為剖曲直人謂為神及去官得直言者
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為長者壽發
視之金也初笑謝曰君事本有非私君也敢以公事

受私賂乎却不受初二子敞舉進士甲科敞亦同年
擢第敞之子奉世仕元祐至兩府時人謂之三劉感
應篇

善佑可必

宋·張慶為右軍巡院司獄嘗以矜慎自持好潔獄
囚具必親沐暑月尤數朔音每戒其徒曰人之麗于法
豈得已哉飲食卧具必加精潔好誦佛經每囚受戮
則為之齋素誦佛經一月方止景祐四年京師大疫
其妻袁氏薨三日未殮忽然而甦因告家人言見一

白衣人端嚴脩長謂曰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尚未有嗣胡為來此言未終以手提吾足拋出乃得甦明年生子亨亨生三日有道士丐於慶之門延入既坐謂慶曰君本無嗣今聞嬰兒聲非君兒乎慶以實告道士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今聞嬰兒聲不獨爾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爾善保之慶年八十三一夕無病而卒亨以三班借職終於在藏庫副使有六子洪錡鑄鐸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鎬銳領開封薦洪之子公裕公庠同登霍友端榜

士大夫莫不以爲盛事信乎天祐善人如影響之速也影響錄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五

--	--	--	--	--	--	--	--	--	--	--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六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語人爲事

宋 丞相司馬溫公謂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事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言行錄

夜香告天

宋 叅政趙清獻公日有所爲事夜必露香告於天

其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言行錄

丹陽訟省

宋 劉安民丹陽縣吏也持心公平民有訟未之官而先之安民安民折之曲直各得其當聲自是一縣之訟為之頓省後二子相繼登科汲官至朝散大夫湜承議郎直秘閣遂為望族

感應篇

陳州事傳

宋 張成憲監陳州糧料院日宛邱尉謁告成憲暫攝其事捕獲強盜兩起一十五人送縣獄具未上尉即出叅白郡守求合兩盜為一冀人數多可得改秩

守諾其請遂以請之於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
竄易公牘合二爲一付有司煉煨遷就則成憲不敢
也守不能奪後二十年張爲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
茅山夜宿玉晨觀夢至殿庭殿上主者曰陳州事尚
記憶否此中文籍甚明既出見二使者各抱一錦綉
與之曰以此相報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一年轉大
夫直秘閣而卒

揮麈錄

視饑由己

宋 韓琦字稚圭相爲兩路安撫使益州路饑公至

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
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可以全活檄劔門關而欲東
居者勿禁簡州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勸誘納粟
後糶六十萬歸於常平公白是錢賑濟之餘非官絡
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下戶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
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饑民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
者之來更生我也後其子忠彥爲丞相嘉彥尚公主

言行錄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六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七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曾生越郡

宋 曾鞏 字子固 建州南豐人 越州為通判日歲饑度常平不

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

聚有疾疫之虞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穀數總

得十五萬碩視常平價口增以予民得從實受粟不

出田里而食有餘米價為平又出錢糴粟五百萬碩

貸民種糧使隨稅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後為福州
太守初州無職田前政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得
三四十萬及公至曰豈有為太守而與民爭利乎罷
之後歷官齊襄洪明亳滄等州進直龍圖閣遂為史
館修撰試中書舍人卒享高壽以警敏廉明稱言行錄

富浩青州

宋 富文忠公弼字彥國河南人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

京東公以為從來拯饑拯音整多聚之州縣倉廩不能

供散以粥飯人多餓死死氣薰蒸疾疫隨起公擇所

全誣部民十三人爲劫盜欲寘之死煜察其枉不肯
書牘白全願劾其實再繫獄按驗得實民由是獲免

全坐廢煜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民深可嘉
也賜錢五萬改右諫議大夫即命使廣南採訪刑獄

歷淮南江浙荆湖轉運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船及

岸常苦颶風煜鑿內濠通舟及卒廣人懷其惠多泣

者方煜之病朝廷以陳世卿代之世卿南劍人也亦良吏廣

南計口買鹽人以爲害世卿奏免之於是廣人歌曰

邵父陳母除我二苦後世卿官至秘書少監言行錄

震懾群偷

宋

魯有開

字元翰濠州譙人也

以父宗道恩授秘書郎知韋

城縣曹濮有劇盜入境聞公爲政相戒曰魯公去乃

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治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

無事興廢陂漑民田數十頃飛蝗不入境富弼謂公

有古循吏風薦之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平十人

公曰欲毒人口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

時方旱決獄乃雨卒年七十有五言行錄

先閱斷案

宋

歐陽文忠公

名修字永叔吉州永豐人

時之大儒每與客談

論不言文章惟言政事張舜民恠而問之公曰文章
止以潤身政事乃可及國吾昔貶官夷陵方當壯年
未厭於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
公案一一披閱其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為有以曲
為直違法循情滅親害教無所不有每自嘆曰夷陵
□□尚爾如此天下至大固可知也於是仰天誓心
自是遇事益加勤謹殆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
三事以此自將人望吾必以為翰墨致身以吾觀之

實當時誓心一言之報身歿之後今為神清宮真人
感應篇

後得逃卒

宋

王平

福之候
官人也

章聖時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驟

單行盜殺諸田間褫音耻其衣而去驟逸田傍家收繫

之吏捕得驟指為殺女子者田旁家認收其驟實不

殺女子平疑之以狀白府守不聽趣令具獄平持益

監守怒曰掾懦耶平曰坐懦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

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不義較其輕重孰為愈耶守

不能奪後數日河南逃卒至許劾之實殺女子者田
旁家得活平後為侍御史位雖不顯三子回向問俱
名列國史儒學傳回子文龍有名陰德之報有從來
矣揮塵錄

兄弟怡怡

宋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在蔡州時有大豪陳氏家產

百餘萬占確山信陽軍羅山兩邑兄弟七人其季為
別宅子父死行錢數千緡以賂上下官吏逐季不以
為弟凡季可辯以為翟氏子者皆沒之季訴五年不

得直夢得悉取前後案牘却之獨呼李詰曰君曾娶妻誰為主婚且誰氏乎曰父主婚妻信陽鄭氏也公即取鄭氏始婚書則其父親跡與其諸兄所代書也乃追視之曰孰謂無案籍乎出其不意皆具服即析作七分授之不敢復訟後官累至戶部尚書俄遷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言行錄

神明咄咄

宋 胡宿字式平常州晉陵人宣州為通判日有一囚獄成當

死宿疑之一日夜冠焚香堂上靜坐俄而假寐忽夢

寬者請更加訊由是多全活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拜
門下同平章事雍熙中拜太保兼侍中兼中書令壽
七十有一子孫貴顯不絕論者以其安天下之功大
是宜有後至於全活寬者亦陰德也 事畧本傳

獲贓免僧

宋 向敏中 字常之任西京日有僧暮過村民家求

開封人

宿主人不許僧求寢門外車廂間許之夜半見有盜
自墻上扶一婦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懼因夜
亡走荒草間忽墮井 於表切井 井則婦人已為盜殺
無水貌

在其中矣明旦主人搜之執以詣縣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來不知爲吏也問曰僧某甲其獄如何吏給曰昨日已答死矣嫗嘆息曰婦人實某村少年某人所殺也吏問安在嫗指其舍吏就捕獲之并得其贓僧乃免死一府咸以爲神敏中後大拜四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範密州觀察使傳亮子經生欽聖憲肅皇后敏中累贈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其後子韶子志俱顯炎紹間敏中四世孫也

言行錄

● 訪求奴得

宋

錢若水

字淡成河
南新安人

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女奴

逃亡父母訴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
不獲乃劾民父子殺奴棄屍水中民不勝榜楚自誣
服罪皆應死若水獨疑之遂留數日不決密使人訪
求女奴得之遂送於州守乃引以示奴父母皆泣曰
是也富民父子賴以得免守欲論奏若水固辭曰朝
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未幾太宗聞
之自幕職半歲除知制誥二年知樞密事

言行錄

平反官陞

宋

王旦

字子明一云魏州人又云大名莘人

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

囚當死求計出之久而不得一夕不寐至五鼓忽然

有得急欲趨出時直更者聞空中有聲曰相公出矣

吏卒一半皆驚起相向整衣而坐旦出恠而問之卒

具以告由是默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為平反平旦

後不十年入西掖官至太尉兼侍中三子雍司封郎

官冲左贊善大夫素慶歷諫官以端明殿學士工部

尚書致仕素諸子輩尤知名云影響錄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七

善報事類卷之七

1. 2. 3. 4. 5. 6. 7. 8. 9. 10.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八

括蒼友竹葉 留景良 編

後學陳相良弼 註

為求生路

宋 歐陽觀 吉州廬陵人也 為泰州判官嘗夜燭治官事屢

廢而嘆妻鄭氏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可得耳鄭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有與我俱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况嘗求其

死耶爲吏廉而好施及卒子脩年方四歲後爲副樞
密叅大政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觀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崇國公

量移貶所

宋 馬默單州武城人也熙寧中知登州沙門島罪人有定

額過數則推先到者入海中默奏曰朝廷既貸其生
矣既溢額即投之海非好生之本意今議溢額乞選
年深自至配所不足過者移登州神宗深然之著爲
定制默時未有嗣一日默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

中見一人如符使狀乘空而來左右挾一男一女至
默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曹符馬默
無子以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汝男女各一人
未幾而子純生默仕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卒年
八十有一純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壽八十豈非
一念之善而獲此報乎 揮麈錄

直囚械繫

宋 蘇東坡 名軾字瞻 外祖程公逸 字仁霸 攝錄事叅

軍眉山縣有得盜蘆葍根者所持刀誤中聲主人尉

幸嘗以刼聞獄掾受賄口成之太守將錄囚囚坐廡
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謂盜曰汝冤合自
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竟殺盜公坐誅梟囚
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年公晝見盜拜於
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
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至今公壽盡
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
紫盈門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軾幼聞此語
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

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元孫功名益盛尉掾子孫
微矣 大全集

發粟倉庾

宋

范純仁字堯夫蘇州人為丞相知慶州日餓殍滿路純

仁不俟奏請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時一路荐饑耕

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

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官糴

所收又於臨路市耕牛谷種計口分貸明歲遂大有

年後知齊州州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多屠販盜切

而督償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
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
紊官司耳公曰終當如何曰徃徃待其疾斃於獄中
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至死而在位者以
情殺之豈理也哉遂呼出立於庭下戒勵之曰汝等
爲惡爲害不悛在位不欲釋汝懼爲良民害復紊官
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
佩服公令遂釋之歡呼而出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
半後爲元□□□□□□夫言行錄

吏懼解綬

宋

向子志

字宣鄉
開封人

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

繪公像建祠於城東青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
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千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
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於馬前公爲
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
鼓舞公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
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寃咸得伸雪凡歷仕
莘真明道衡廣等州專以擊斷豪舉興利除害伸達

寬滯振業矜寡為務後以本官致仕壽六十有九累
贈太中大夫男澣調官廣西政治亦有聲譽

言行錄

民流貸糧

宋 王某至道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饑而流亡者
數十家王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
廷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簡者以綠
衣非音貫童遺之曰上帝嘉汝有愛民心故以此為宰
相子後生一男果至宰相

湖山野錄

像繪德報

宋 豫章李後林義山之父修已赴成都通判任時
聞太守欲籍張主簿家產而非其罪到任首以為言
守曰此事君不須預李□□□□義同休戚守愧
謝從之張簿具啟致禮以謝李歸□□□一毫無所
受時李年四十有九尚未有子張簿□□□□神
前夫婦日夕拜祝願李通判早生好兒既而李遷守
成□□嚴氏有娠李夢張主簿來妻產一子即後林

後登第至□□大夫 江湖紀聞

王判壽長

宋

張文規

字正夫筠州高安人

以特奏名人官再調英州司

理叅軍真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

圭張運張圖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走散獨張五

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

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以下十一人送獄劾

以爲強盜殺人煨煉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庾死

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

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

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邈以計不

行恚憤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寃獄活十人當得京
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剡奏但以舉楮遷
撫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
屍成疾遂困勺水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事四體
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爲必死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
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搬
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爲狂至夜半神氣方定乃言初
病在床聞一人呼曰英州下文字即出觀之有公吏
三四人云攝官人照驗公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

病□□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
具舟岸下矣□□與登舟頃刻即到英州入城視
市井人物歷歷如舊稍□□官府門廡嚴峻戈戟
列衛甚整□□餘人將入門□□以衣冠至服
之而入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一簾□□敢
仰視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粹之去最後方及
吾□□內所問乃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
詳知然須卿至結案貴詳審爾吾因奏曰臣勘此獄
使十人將死復生獨不蒙朝廷賞勞去聲敢問其說王

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推賞格當得改合入官
而今但用舉楮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
丞大邑乎吾又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
壽數即聞殿一索簿俄有吏抗聲云已蒙王判與添
一紀吏舉手令出見元追者引登舟即抵岸送者推
出船遂寤時年六十七明年以通直郎致仕至大觀
二年七十八歲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
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
作絞刑又添半紀至至和四年壽八十三歲終

夷堅志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八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九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屬縣空圖

宋 許份字子大 鄧州政尚寬厚務為勸戒而人盡其情

庭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在鎮四年一

路獄空者八十縣隣路饑荒冗係道詔公賑濟公置

場列室具器用異旗物鳴鼓給食率三日一詣問饑

飽而勞去聲其病羸凡十月全活饑民二萬六千九百

有奇機音出禱雨暘歸必易蓋一日湍河暴漲水幾冒

城郭危甚閉土門捍之公登城焚香移文水神河一

夕復故道郡有百花洲其西圃畦種蔬公拔蔬建堂

榜以洲名與民同樂其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

召父杜母立祠於堂後兩知揚州除龍圖閣直學士

紹興初以壽終言行錄

同庚懷德

宋尚霖徽宗時爲巫山令尉李鑄卒霖割俸送其
母及函骨歸河東且爲嫁其女於仕族一夕夢尉如

生時拜且謝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力請於帝今
得為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抵荆渚又
夢尉曰某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
以小合貯粟米送焉因以合名及長上聲敦厚仁孝官
至大理丞感應篇

感令如父

宋 高世史開封人也廉恕自持知京兆樊川縣靖康口

勤王隨軍口辦高宗即位經畧使唐其姓者差往南
京邀車駕世史方行至鞏濱兵旁午嘗與僕從止逆

旅舍至暮爲清兵所圍忽一兵排闥手劍瞪視久之
曰公非前宰樊川高君乎世史頷之則驚失曰我等
皆樊川人感縣令惠養恩至今叱其徒皆倒戈敬曰
吾父也戒勿犯退具壺漿明日遣卒數百扈出境後
知衡州視民如傷補發累政上供爲石者二十萬爲
錢者十三萬而民不知閱一歲斷死刑纔二人以兩
久遍謁諸祠禱晴其夕談笑而逝吏民哭之哀立祠
祭祀歲久不絕後九子九孫皆顯仕路蓋厚報也

影響

錄

察民非賊

宋

陳幾道

開封東平人也

為汀州司理寧化有盜六人持

畚刀夜刈人禾田主逐之五人逸去其一獨留且殺

主人縣官全獲以為六人皆強盜也獄具將就誅陳

曰持刀竊禾意不在殺也畏主人而去與獨留而殺

者異矣安可無首從而用刑耶由是五人皆原守臣

上其事於朝轉姑蘇錄事後仕宦三十年享壽七十

有子四人曰識誠謀諛皆力學從義方訓楊杰銘其

墓曰治獄陰德可貽後昆斯言不欺當高其門

神仙錄

處女弗犯

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二處女
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
敢相犯因手封鎖置於別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
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所願但願
死時無病便是好了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有七
無疾而卒諸子皆官孰謂作如是□□無厚報者乎

感應篇

小吏亦爲

薦剡不燎

宋 鄭庚爲吉州太和丞虔寇聚擾郡邑丞相朱勝
非自九江移治廬陵庚薦副將楊勅使立功贖罪朱
納之遂破賊奏凱感庚之恩縛男子二十衣去以緋
衣遣卒部詣庚所使其作親獲徵賞庚驗之平民也
解縱之庚自有他功可遷秩既列上吏部□□□□
沮經年未完適六部大火案牘皆空庚時爲蕭山丞
忽見寨卒携文書數幅來言隔江望臨安火有大風
飄此落沙洲上往就視之見公姓名敢以獻取而閱

返没入者給還民得直者皆畫像祠焉後累遷至武
岡軍守乾道丙戌端坐而逝 墓誌

脅從免刑

宋 陳皓 贛州石城人也 建炎初寧都惡少李敦仁謀亂侵

軼石城皓與□□巡檢劉僅共破之僅貪虐一時脅
從者以喜怒生殺之皓從容諫止獲免者數萬人平
日仇怨深者尤當營救之人服其長厚僉謂陰德在
人後必有顯者皓二子敏觀察使南康郡開國公球
御前武鋒□統制孫男十一人孝傳以軍功自奮餘

皆世賞皓累贈至武翼大夫墓誌

全活有慶

宋 李超冀州人也為禁卒從大將潘美為掌刑刀美嗜

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人以為有陰德其子澹

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澹二子昭述翰林侍讀

學士昭邁天章閣待制事畧

枯骨啣恩

宋 陳向元豐間為開封府界使者嘗行部宿陳留
佛寺夜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視之四望積骸

蔽野皆貧無葬者委骨於此向測然哀之即具所見
聞奏請斥官地數頃葬之即日報可仍命總其事凡
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千爲坎皆溝洫十五爲曹序有
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爲佛寺歲令寺僧之徒
一人掌其籍向後至員外郎元祐初出爲江西運副
徙知楚州以壽終

言行錄

劉禹錫云有崔承元者因官治一死罪囚出活之囚
後數年以病自致死一旦崔爲內障所苦喪明逾年
後半夜嘆息獨坐時聞階際間悉窣之聲崔問爲誰

曰是昔所蒙活者因今故報恩至此遂以羊肝丸方告訖而沒崔依此合服不數月眼復明因傳此方於世羊肝丸方黃連末一大兩白羊子肝一具去膜同於砂盆內研令極細衆手撚爲丸如梧桐子每服以煖漿水吞二七枚連作五劑瘥但是諸眼目疾及障翳青盲皆治之禁食猪肉及冷水出經史本草

生民倚命

宋 虞琪字齊年隆州人漕夔路者一漕潼川者再於蜀民

有生死骨肉之恩當他道鞭索聚斂牛馬其入之日

蜀民猶晏然倚之爲大司命紹興丁卯六月無疾含笑而逝琪平生陰隲及人者多丞相虞公允文乃其子也 言行錄

又仙并監蘭池鄉民鮮述因病恍惚見三黃衣吏持檄追之送死見一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曰有故人在勿憂曰誰耶曰虞太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爲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有王者冕旒坐其上謂述曰爲我語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號語畢有白光騰上

室宇赫然述出至大樓闕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
大慈大悲更生如來才出門即甦時紹興十八年
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
祥日也虞公生平不讀佛書但方軍興時諸道以
聚斂為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紹興十七年
六月二十七日微疾憑几不言忽曰古佛俱來吾
亦歸矣子允文傍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
不可遂含笑而逝及述事傳公成佛之事益顯更

生佛名見大涅槃經

夷堅志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九

...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十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私財惠下

宋 吉州太守史彌忠以大旱委官下八邑覆實減
放苗額十八萬奏聞時其堂弟衛王史彌遠當國不
準止放三分彌忠遂以已俸及私財代償百姓德之
任滿不復仕其後長子嵩之至丞相次子歸之湖北
憲三子岩之泐江制置四子堯之知饒州再知寶慶

府九孫皆食祿貴顯彌忠晚年與齊魏國太夫人康
健就養並享高壽而終 夷堅志

孤女蒙恩

宋 趙仁美 人也 授蒲城令素曉星命自謂官不過

邑長壽不過六十有日者謁之亦如其言將遺女先
覓得一女僕一日命其掃庭忽擁篲而泣令問其故
對曰某姓王父名德麟嘗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
思父母不覺涕下仁美因愴然曰何至是女曰某生
不辰兵革亂離被人掠賣一至於此仁美白妻輟嫁

女奩具先嫁之忽一日先謁日者至大駭曰昨覩君
官盡命將殂今日觀君祿壽未可量也豈政有異能
雪冤濫獲是報乎仁美曰某粗守法固無出死入生
之事謁者曰請細籌之趙因話嫁女僕事答曰只此
是矣更何求焉因再賀曰此去壽祿未可量也

搜神記

貢為減額

宋 王居正知婺州貢羅歲計萬疋崇寧後希進者
增其數以市恩遂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詔蠲其
二萬八千著為定制閱四歲主計者格前詔建白責

歲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遣僚屬詣政
事堂言狀大臣方持其議督促郵傳旁午公置其檄
不行掾史震慄交謁更諫公曰吾願身坐之不以累
諸君呼史爲文書付曹曰即有譴諸君盍以此自解
公復手疏五不可以奏上感悟亟如公請免符下里
輸戶懽懽若更生異時公歸自永嘉道出婺女一郡
之人至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年吾州免二
十萬緡又運司移文州供御爐炭下其式虜理必胡
桃鷓鴣公報曰炭之限期則諾彼民以炭爲業者率

居深山安知所謂胡桃紋鶉鷓色耶上方躬簡儉以
新風俗臣下欲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為上語
之上曰朕服膳未嘗問精粗况附火取溫煖而已豈
敢較炭之文色後官至兵部侍郎言行錄

遺不到門

宋 周嗣武宰吉州永新有豪姓素與吏輩為囊橐
每邑宰至即啗以土物往往為所持公不絕其禮謁
有以物嘗試者公即取通信吏痛懲之豪姓戢服民
情始通一邑大治又先為臨川丞日受納苗米有事

例錢公亦不以歸己又始為興國軍司法有姪誣叔
攘家財之獄歷歲不決公一詰之遂得直守愧謝一
縣之獄遂平後累官至戶部侍郎致仕以壽終遺表
贈四官大中大夫言行錄

蝗自出境

宋 劉敞袁州臨江人也守鄆州鄆比易守政事不治訟或

累月不決敞至撥遣簿書細務決平獄訟不數日則

已無事月餘境內盜賊屏音丙息道不拾遺先是西路

久旱麥不登尤多蝗蟲敞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

出境亡去歲以有年言行錄

蜂免歸御

崇寧間會稽陸公傳爲宣城太守有司責歲貢蜂兒
峻甚公上章曰蜂兒未孕毓音之物不足以供御願
賜停罷以廣陛下好生之德詔許停罷一年公嚴行
禁止採蜂人戶犯者痛懲管下遵守甚力公一再歲
夏夜感瀉疾內逼忽至溷門外蜂陣遮障喧飛殆不
可入即呼守宿者以火視之有巨蛇卧於溷門之內
張吻厠上咸皆驚異嗚呼蜂之微物亦能報恩可以

人而不如物乎 戒殺事類

授道賜號

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竟遇鍾離
先生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徽廟嘗召至賜號洞

微先生 感應篇

昇元有據

王昌遇本潼州一推司亦以不敢棄法受賂竟為上
帝收錄白日上昇今為保和真人 感應篇

修垣拯溺

宋方蒙元祐中爲侍御史時汴水湍急失足者隨
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牆爲限往來久而傾圮蒙
建言乞修短垣其疏畧曰臣聞爲治先務在求民疾
苦與之防患去害至於一夫口口若已推而納之溝
中汴流迅急墮者不救頃年並流築短牆爲之限界
今墻隳岸狹近有馳馬逼墮河者果於隳圮之處欲
望降旨京城汭汴兩岸下至泗州並流修墻以防人
跌馬驚之患使天下皆知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亦
聖時之仁術也朝廷從之蒙三子元修元若元迪皆

有聲於宣政間世以為陰德之感 揮麈錄

赦死自誣

周必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局內失火延燒民

家遠捕居民及局吏繫獄未論報間子充問寺吏曰

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耳子充

遂自誣服坐是罷職吏民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

翁肅容坐定門外雪交下童子掃雪於庭翁頗不樂

意謂妻以女本為門戶計既失官缺前望殊不為禮

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子

充至在雨雪中其他絕無賓客姑留宿然後歸子充
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子充之如京師也寓
一班直家其妻一日携一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
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遂中去聲詞科官
至宰相封益國公豈非一念之善而獲如是之報歟
言行錄

鄉薦無忝

宋 黃鏞景定甲子以建安書院山長充泉州解試
官校文日有一卷為之黜落忽假寐夢一媪拜於案

前哀告謂其孫今歲應試鄉舉妾為城隍司進至看
護該卷適為侍郎黜落妾已為携在案上矣乞為陶
鑄夢覺則所黜之卷已果在案細視復黜之夜夢嫗
告如初且言其夫昨為州司推款吏嘗活二罪囚有
此陰功故吾孫當預鄉薦侍郎逆天可乎早起釣後
兩場則論果可取因取充數及揭曉後視之則論亦
卑哉無甚高也影響錄

廟食有餘

運使劉應龍平生仕官以廉潔著至元丁丑八月間

無病而死其夕龍興路奉新縣威古大王殿廟祝夢
儀仗迎新王至熟視之則劉公也豈非公廉而死為
神乎 江湖紀聞

道理最大

宋 太祖問趙韓王普曰世間何物最大普對曰道
理最大 言行錄

為善最樂

漢 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蒼對曰為
善最樂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十

...

...